

村后的丘陵曾是密生的山稔树、松树、茅草，勤劳的父母承包下来后，开荒、种树、料理，满眼的荒山变成密密的荔枝林。借助荔枝树，父母建起了新楼，摆脱了贫困。乡亲们也纷纷仿效，把分到的山地种上荔枝。而今，全村家家户户都靠种植荔枝过上了好日子！

每年的五月，成熟的荔枝便到了采摘期，那可是一段忙碌而快乐的日子。下午三点之后，暑气还没有消退，母亲担着箩筐，我扛着梯子，一起往山上去了。一路上，红玛瑙般的果实缀满枝头，甚是惹人喜爱。举目四望，是一幅壮观的千山荔枝红图！

我把梯子架在荔枝树上，将篮子挂在梯子钩上，然后把高处的荔枝摘下来。母亲是个摘荔好手，她在低处快速把荔枝摘下，然后轻放到干净的地上，还随时爬上梯子把篮子的荔枝拿下来。采摘荔枝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，有时碰到下雨天，全身都会湿透，但我们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。辛辛苦苦种出的荔枝收获了，能不开心吗！

摘完一棵，我又爬上另一棵。这棵树的荔枝可真多，站在梯子上，稍微转动身子，一不留神就被坠下的荔枝碰着。成熟荔枝上的龟突碰着有点疼，可这是快乐、幸福的疼。我扭头往左边时，见到旁边有一大串荔枝重重地坠下，我小心地剪下，哇，好重！我对母亲说，妈，你看这串荔枝。母亲抬起头来，展开的皱纹就像三月里灿烂的花。她说，这串荔枝足有5斤呢！这种荔枝最受客户欢迎，你想一下，客人远道而来，看到客厅里有这么一大串荔枝，那真是惊喜得嘴巴半天都合不上！

正在摘荔枝的时候，忽然听到几十米外一

声“哎哟”。我爬下树，和母亲一起走向那里。原来是二叔在摘荔枝时不小心从树上掉了下来。他试着站起来，但根本站不稳。母亲很有经验，说，应该是扭伤了。二叔愁眉苦脸说：我的荔枝咋办呢？二婶到广州照看孙子了！我在微信群里说：大家快来帮忙，二叔摘荔枝摔着了，附近的许多人纷纷过来。村主任说，先把二叔抬回家，大家帮忙把他的荔枝摘下来，明天拉到收购点。水生说：二叔剩下的荔枝我负责摘。村主任说，有空的都来帮忙吧，等会还要帮他把荔枝挑拣、装筐。二叔感激地说，谢谢大家啦！

把采摘下来的荔枝挑回院子放着，已是掌灯时分。吃过晚饭后，母亲叫我先到二叔家帮忙装好荔枝。到了那里的时候，已有十多个人来了，大家七手八脚就做好了这件事。

回到家，我和母亲坐在小竹凳上，开始挑拣荔枝。月出于东山之上，皎洁的月光一泻千里。庭院中空明澄澈，我和母亲像二尾偶尔移动的鱼，而旁边的盆栽，就像澄碧水中的水草，正眠在一幅静默的素描画中。夜很静，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吠。我们谁也不说话，只是忙碌而快速地挑拣着荔枝。这工作是个细致活，要把多余的枝叶剪去，把细果次果摘去，然后把荔枝叠得整整齐齐摆放在筐子里。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缘是茂名荔枝来”。咱荔乡的荔枝代表着家乡的名片，所以绝对要以最优质的形象显示给爱荔吃荔的客户们。

快要挑拣完荔枝时，我挑了两颗很大的荔枝，她们已经完全熟透，鲜红的荔枝诱人可爱。我拿一个给母亲，说：妈，这荔枝很大，你吃一个。母亲说，还真是很大呢。她熟练地掐开果皮，用手掰开，晶莹雪白的果肉就露出



荔枝红了 柯丽云 摄

冰清玉洁的盖世容颜了。母亲满足地说，太甜了。是啊，这可是早熟品种白糖罂，国家地理标志产品，怎么能不好吃！

拣完荔枝后，我叮嘱母亲早点睡觉，因为明天早上还要起来摘荔枝，用快递发给网购的客户，忙得很呢。我上到楼顶，准备把晾晒的衣服拿下来。举目远眺，荔乡夜色美如画卷。天空辽阔广袤，荔枝苍茫深远。月色皎洁，远山如黛。1.5万亩的柏桥荔博园此刻已静静地进入了梦乡！淡雾与月色相融，让人倍感和谐宁静。我回到卧室，轻轻关上门，然后伴月入眠。明天醒来，晨曦柔和地涂抹天际时，荔乡又是一个阳光明媚、车水马龙的早晨！

“5·12”诗笺（三章）

■ 黎贵

今年的“5·12”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国际护士节、母亲节、汶川地震16周年纪念日“三节”重合，喜悲交织，意义非凡，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，写短文三章，以作存念。

——题记

五月最美

五月，节日纷呈，一朵朵鲜花怒放枝头。此刻，我端坐在电脑前，浏览一些有关国际护士节的动态，感受一种与众不同的圣洁。我看见，南丁格尔在113年前历史长廊含颌微笑，竖起大拇指，欣赏这五月最美。

我看见，从晨曦微露到夜深人静，从热闹的门诊到寂静的病房，从生命的诞生到疾病的驱除，这群没有翅膀的白衣天使，始终不离不弃，守护生命。

我看见，在中国化橘红之乡，奔波着这么一群女性，她们头戴燕尾帽，誓言记心头，辛酸藏心底，微笑挂脸上，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，为长寿之乡添砖加瓦，贡献力量。

她们当中，有抗疫巾帼英雄黄睿，有以服务好病人为最大快乐的王东莹，有做一道温暖阳光的李红，有用行动展示天使风采的周杏梅，有坚守岗位无怨无悔的柯静雯，有甘愿扎根山区服务乡亲的张梅，有平谈做人清静做事的张小燕，有在护患间架起信任桥梁的李沅静，有甘当人民守护神的陈耀婷，更有姚梅辉、李丽婷、钟春玲、何诗琳、黄鹏菲、黄洪平、陈卫

兰、李金燕等一批白衣战士，她们都是我们身边

的南丁格尔。

今年的5月12日，是国际护士节，也是母亲节，更是汶川地震16周年纪念日。我在祈祷的同时也在追问，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地震灾难中，在三年新冠疫情的战斗中，为什么总有那么一群人，一群既是母亲的女儿，也是孩子的母亲的纤细身影，不顾个人安危，冲锋在前，勇毅前行，在守护着我们的健康。

现实给了我完美的答案：因为，因为她们是五月最美、天底最美的白衣天使。

爱在母亲的眼睛里

很久以前，就想写首诗送给年迈的母亲，但一直未如愿。

不是我没有时间，而是我害怕稚嫩的笔触，无法抒写深埋心底的那份情感。

为组合贴切的词句，我踏遍千山，游尽辞海。在启程的星光里，在晚归的黄昏下。

今年的“5·12”是星期天，也是母亲节，我带着妻儿回老家与父母聚餐。

在凉热交替的餐桌旁，对着母亲慈爱而又布满血丝的眼睛。

我蓦然惊觉——

原来，我苦苦觅寻的诗句，竟一直藏在老母亲的眼睛里。

第二十章

上章说到江景花园的盛大开盘典礼正在进行时，突然四个活动区域几乎同时发生大火，现场乱作一团。关键时刻，张松东临危不乱，他迅速观察了演出区的火势情形，接着冲进广播室，抓起话筒就喊：“各位观众，各位观众！现场着了把小火，是小孩玩耍所致。大家保持镇静，听从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离开帐篷！”张松东反复喊了几次，果然起到了极大的稳定人心作用，同时经过工作人员的奋勇扑救，火情很快得到有效控制，现场逐渐平息下来。随后，两个方向的消防车警笛由远而近，消防人员到场后进行了火源排查。五十分钟后，虽然民众因突如其来的火情散去不少，但张松东认为有惊无险，让工作人员恢复现场活动，演出区的商演也继续。

这时，柯金福来到张松东身边，附在他耳边小声说：“江城派出所刘所长在嘉宾休息室等您。”张松东快步来到嘉宾休息区，一入帐篷，刘所长就迎了上来。张松东脸露歉意：“刘所长，给您添麻烦了。”刘所长咧了咧嘴，直奔主题：“张总，我们经过初步侦查，怀疑有人故意纵火，现在请你配合，一是保护好现场，二是派一名经理现在到我所报案录口供。”张松东转头把这事交给柯金福落实。

有句话说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种仇得仇。今天的火灾，确实是人为纵火，后来公安也破了案。张松东在征收江景花园土地时，采用下三流的手段，通过放毒蛇逼走钉子户贺丰海一家，贺丰海一直忍不下这口气。当他得知江景花园要举行盛大的开盘典礼，便决定在这天报仇。

话说贺丰海祖传三代都是江南市修钟表的家师傅，对机械部件的组装非常专业。他买来四个BB机（当时一种通讯工具）和四箱矿泉水，把水倒空，在空瓶里装上汽油，然后把BB机连接引信和汽油，密封好后用自行车驱到江景花园外，又花钱雇来四个中学生，每人帮忙抬一箱进到现场，贺丰海再仔细安置好。准备就绪后，他接着出到市区公共电话亭，待上午十时整分别拨通四个BB机号码，BB机接收信号震动引燃汽油，导致爆燃起火。但他百密一疏，现场残留烧焦的BB机，成为了破案的关键物证。

此案发生后，在江南市闹得沸沸扬扬，

◎ 小说连载 ②

各种版本的谣言数不胜数。有人说张松东听信一高人指点，要让江景花园红红火火，便自导自演了这把火；也有人说江景花园地下有江南市的两条龙脉，在此建高楼大厦让两条金龙非常不满，喷水以示惩罚；还有的说江景花园老板同江南市的黑帮为了争夺地盘进行火拼；更有的是说是江景花园的老板过于好色，养的倩妇为了争抢家产，在典礼当天各自带一帮亲属，大打出手。而最接近真相的版本是江景花园的老板，得罪了仇人，仇人放火报复。

江景花园盛大开盘，自是吸引了不少树脂总厂的职工到现场。保卫科长陈桂就是其中一个，当天他随轮椅推着爱人出现在江景花园，因通过售楼部经理提前预约了，便径直来到购房区前排等待抽号。自从参与贩毒，陈桂的荷包鼓了起来，准备自家买一套大房，同时给父母买一套中房，以后在同一小区生活，方便照顾。

怎知到了上午十时突然发生火灾，现场民众出于求生本能，争先恐后往外挤。陈桂也赶紧推着爱人逃生，不料慌不择路的人群竟把一旁长五米的方形铁质大记录板撞翻了，眼看着就要砸向坐在轮椅上的爱人，陈桂奋不顾身挡住了超吨重的铁板，被砸得头部血流如注，倒地重了过去。现场工作人员马上对陈桂实施抢救，并紧急送往市医院外一科治疗。经诊断，陈桂左手臂骨折，头部左耳上方缝了21针，医生对送来的人说，病人命大，伤口若再偏移一点，恐怕就没了命。

陈桂第二天才苏醒过来，医生就把他从特护房转移到普通病房靠门口的108号病床。接下来几天，他总感觉有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，时不时从病房门口闪过。认真望了几回，发现那名男子拄着右拐杖吊着右腿，右脸部贴着纱布。是谁呢？陈桂想啊想，脑中一个激灵，突然想到他是刘宏宏？可刘宏宏不是请长假说去印尼探亲了吗？怎么会这副模样出现在医院？

这天傍晚，病友们都去溜达了，病房里只有陈桂一人。当再次看到那人经过门口，陈桂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猜测，对着门

也红

■ 阿明

口大叫了声：“刘科！”那人虽然愣了一下，但头也不转，继续一拐一拐地往楼道走去。这让陈桂心里非常纳闷。

陈桂没错，他看到的确实是刘宏宏。原来刘宏宏那天参加蒋刚追悼会，觉得有蹊跷，便假冒公安人员到火葬场查个究竟，结果查出蒋刚竟是假死。刘宏宏非常害怕，担心波叔知道蒋刚还活着的话，自己必定没有好果子吃，想了很多种保命的办法，要么留在国内，逃到鄱阳湖去当渔民，隐姓埋名一辈子；要么往西偷越国境，到国外去当非法移民。但他又舍不得目前在江南市拥有的一切，怎么办？

又探查多日后，确定蒋刚还昏迷不醒地躺在市医院，刘宏宏最后决定孤注一掷，想趁机把他灭口，自己就安全了。万一反不了口，到时再逃。但他知道自己势单力薄，怎么混得进去医院这个手，还是得找到波叔帮忙，于是求见波叔，把自己的想法讲了。

波叔向上线报告后同意让刘宏宏这么干，但另外出发了明暗两道保险。明的是将一粒氯化钾胶囊交给刘宏宏随身携带，要他万一遇到公安人员抓捕就吞下自杀。同时，暗中指派了一名刘宏宏不认识的马仔，背地跟踪他，若刘宏宏暴露后没有自我了断，就杀他灭口。为了保密，他俩没把这件事告诉陈桂。刘宏宏向陈桂请假的借口是去印尼探亲，实则一直忙着谋害蒋刚。

通过波叔买通外科科主任，刘宏宏假装车祸就住进了医院，择机行事。不过蒋刚有警方保护着，所住的外一科特护病房安保措施很严。刘宏宏已在医院转悠了一段日子，却还是找不到下手机会，想不到这天竟被意外受伤也住到医院来的陈桂认出自己。

说回蒋刚受害那天，韩劲局长有指示待蒋刚病情稍有好转，就送往省城医院继续治疗。但蒋刚不仅是双腿没了，肺部也受到车轮挡板严重挤压，出现血气胸，并带有严重的胸腔积液，呼吸困难。医生怕路上出现状况，不敢送往省城。

刘宏宏将陈桂也在医院并认出他的情况告诉波叔，两人又一番密谋，决定把陈桂

拉进来一起行动，借他之手干掉蒋刚。次日同样时间，刘宏宏主动现身，来到陈桂病房，趁着没人把整件事解释给了陈桂听。当陈桂得知蒋刚假死，现睡在特护病房，而且自己前几天伤重送来医院就在同间病房住过一晚，蒋刚在他的邻床时，感到十分错愕。刘宏宏告诉陈桂，波叔下令要他演一出苦肉计，接着附他耳边小声说出具体怎么行动。陈桂内心纠结，虽不想自己手上再沾多条人命，但亦知形势所逼只能遵命照办，最后还是点了头。

隔天中午，陈桂在小护士来给他换药时提出，已睡了好几天，很闷燥，请小护士扶他下楼走走。小护士劝他伤还很重，最好继续平躺多几天后再下地活动。陈桂说伤的是手和脑袋，腿没有问题。见拗不过陈桂，小护士只好答应下地走一走就会回来。当陈桂和小护士走到楼梯口，陈桂找准时机故意双脚踏空，连带拉着小护士一起滚了下去。这下他本就缝着21针的左脑伤口顿时裂开，鲜血喷涌而出，当场昏厥过去。医生将陈桂抢救，术后又拉入了蒋刚所在的那间特护病房。

其实，陈桂第一回意外被送入特护病房时，因负责率领禁毒大队内部近身保护蒋刚的罗为斌，一开始是同意的。后经了解和医院要求才勉强答应，当晚和次日保卫人员高度警惕，并无事情发生。见这次送进来的又是同一个人，保卫人员就相对放松了警惕。

陈桂这伤看似比之前还严重，但其实他滚下楼梯时有意识地做了自我保护，除了原来脑袋上的伤口崩裂造成出血，其他部位损伤不大。当他再度醒来，开口便向护士要求，让家属送鸡汤来给他补补身体。医生经商量后，同意了他的请求。很快，乔装假扮成他家属的刘宏宏，就送来了用保温桶装着的鸡汤，交给护士送到了他床床头柜。陈桂当着护士和保卫人员的面，右手拿着汤匙喝了两口汤，然后盖好让护士放回床头柜。

到了下半夜，外一科值班室的挂钟“当、当、当”连响三下，坐在蒋刚床前的保卫人员靠着椅背，发出均匀的鼾声。陈桂

漫忆颜伯

■ 薛伟雄

我人生起点未及细细品味，岁月的风便把年少吹走，人间烟火带我到远方，许多往事都随风而去。可岁月给我也有不舍的曾经，今用笔记之，作为纪念。

——题记

我的故乡在海那边，被海水包围着，似岛非岛，故取名峙仔村。村子周围是盐田，土地半咸半淡，村民半工半农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大多父老乡亲都是晒盐工人，吃着国家的饭，旱涝保收，一粥一饭尚能维持。也有少部分纯农户，日子就过得艰难了。那个时候虽然大家生活都不容易，可人间却充满大爱，互助成为一种风尚。似我的人生初期就有诸多不幸，而生活又让我遇上许多温暖。我与颜永辉伯伯的遇见，就留下珍贵的曾经。

他是外地人，我叫他颜伯。他是哪里人，怎样当了盐工，啥时候去了远方，我全然不知，只知道他给我的曾经，长久地浸润着我的情感，成为永恒的思念。

那时他是电白盐场三甲工区上甲工段第二组盐工。除了假日，他都吃住在该组盐工宿舍里。这个盐舍，系石墙瓦面，面积相当于乡下的三间房屋，建在我村前大路上。

认识他，是在我读小学时，那时他年龄在五十开外，中等身材，满脸红光，他那红润而健康的脸上，时常挂着笑容。与人谈话，总是未说先笑。他黎话说得生涩，粤语倒是说得流利。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慈祥、厚道，善心满满，也是个有学问的人，写得一手好书法。在他宿舍的床铺上摆满的是文学书籍和字帖。现在想来，也许文学是他消遣时光的方式，书法是他人生的爱好。他的向善人生是他“厚德载物”的人本体现！

说起颜伯为人，村里人个个都说慈善有爱，赞他是好人，谁家遇有喜庆之事，都会邀请他喝上一杯。

记得在一个夏日的近午时分，于放学路上，天公不作美，下了一场罕见的西北雨（雷阵雨），天上似打开了银河缺口，天水犹如瀑布一样 flow 直下，将我淋成落汤鸡。颜伯伯见我冒雨跑着，就拿了一把雨伞从盐舍冲出，一手为我举伞遮雨，一手把我入盐舍。紧接着把我衣服脱去，用一条汗巾擦干我的头发与身体。然后拿出一件圆领短袖T恤，给我穿上，因我个子小，那件衣服足够衣裤并用。之后，又把我的书籍从书包倒出来，一本本用煮饭的火炉烘干。当他翻开我的作业簿，看到数学作业全是满

分，语文作业评语写的都是优秀，字写得也算工整，立即伸出大拇指，说我是个读书人，将来有出息。在他那老是挂着笑容脸上荡漾春风。雨过，他说煲午饭与我一起吃。我说还要回去看牛，他就不挽留，用手摸了摸我的头发，又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屁股，送我出盐舍。那时，我虽不深谙世事，可对他的爱心与帮助，就似一股暖流注入我的血管，滴在我的心田，既暖心又甜蜜。

我与颜伯伯相遇于风雨中，他用长者的爱，以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情，温暖着我的心，直到今天我都未曾忘怀。记得当时我离开盐舍，是带着一颗从未有过的感恩之心，一步三回头，回眸顾盼之间，我边向他招手边落下了惜别的泪滴。

雨后的夏日，回家路上，我带着甜美的心情，踏着湿润的乡道，呼吸着弥漫故土芬芳的空气，尽情享受着路边野草闲花挂着娇艳欲滴的美景，看到池塘边欢快畅游的鸭子，以及听到我自家看养牛儿的牛铃声，似乎在唤醒我的人生，要把这场夏雨带来的人间美好，刻在脑海留在心中！

自从经历那场夏雨，我与颜伯伯便常来常住了，有时牵着牛儿来到盐舍周围放养，顺便与他聊天，间或傍晚时分，也背着书包来此做作业。他不但乐意挑灯供我学习，也不厌其烦为我答疑解惑。他教我写毛笔字时说，学习书法不能贪快求速，要循序渐进，持之以恒，从永字八法学起。至于学习，他教我说：学习三分靠聪明，七分靠努力，学习要讲究方法，数学公式、口诀，语文成语、词汇要死记硬背，其余重在理解，活学活用，就能事半功倍。

他不但在学习上给我指点迷津，而对我人生遭遇也非常同情，曾多次一角、一元二元，甚至五元塞给我，都被我拒绝后，他就变着法子为我买笔买簿，资助于我。

来到人间，我与颜伯伯非亲非故，可在我生命初期，他给我的雨露之恩，如同阳光赐我温暖，又像雨露滋润着我年少的心。我庆幸生命初期有这份美好相遇，但我也遗憾大恩未报。长大后，在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春节前，我备了一份微薄之礼回来探望他，有过一次彻夜长谈。可自那后，我因生活压力山大，薄了世情，他也告老还乡，因此我们就失去联系了。谁知那次长谈成为永别，后来我也多次查找他，都无着落，想必他早已作古了，但他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。

暗暗观察，确认保卫人员真的熟睡后，强忍疼痛坐起身，轻轻打开保温桶，用手从汤里捞出一支小针筒，扯掉针头的胶布，用嘴咬着自己的吊瓶，悄无声息地来到蒋刚床前，掀开小部分白色被单，蒋刚的肚皮扎入针头，打进了致命药水……

早上护士来查房，发现蒋刚身体已经冰凉。医生诊断结果是肺部大面积感染，呼吸功能衰竭，窒息死亡。韩劲和罗为斌等人得知消息后，第一时间赶到医院。

蒋刚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定格在了25岁。蒋刚人读警校时，原来所学专业是交通管理。在校期间，他阅读了云南禁毒警察陈建军的英雄事迹，深受感动，决心自己将来也做一名禁毒英雄，于是主动向学校申请，转读了禁毒专业。毕业后，他分配到省禁毒总队，经他抓捕的吸毒、贩毒分子超过50人，曾经荣获一次二等功和两次三等功，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。今年六月，又受组织委派，来到江南市侦查贩毒分子。在树脂总厂卧底的三个多月，多次提供线索，让下线“散仔”纷纷落网，功绩累累。（在此，作者向全国在禁毒战线上光荣牺牲的人民警察致以崇高的敬意！正因为有了你们，社会才会和谐，国家才会平安，人民才会安居乐业！）

韩劲这个久经沙场的老公公，亲眼看到年轻的战友就这样离去，不禁热泪盈眶，他为自己没有保护好战友而深感内疚。按纪律规定，不放过任何可疑的人。随即命令罗为斌把昨晚到过特护病房的人都进行隔离审查，并调来江南市最有经验的法医，解剖尸体，核实死因。

一看到匆忙赶来的法医老郑，韩劲就把他拉入值班室，秘密叮嘱道：“老郑，你要十二分认真仔细检查，结果单独向我汇报。”老郑用力地点头：“局长放心，我一定完成任务！”

等韩劲出了值班室，罗为斌走过来把隔离审查的名单递到他面前。名单上一共十人，除了两名护士、一名护士长、两名主治医生和四名禁毒大队干警，还有特护病人陈桂，罗为斌在陈桂的名字旁标注了“树脂总厂保卫科科长”。韩劲觉得“树脂总厂”这四个字特别刺眼，蒋刚就是在树脂总厂遭遇车祸的。想到这，他一下子拧紧眉头……

通过隔离审查和法医解剖，警方能否找到蛛丝马迹，解开蒋刚死亡的真相？请看第二十一章。